

京 剧

長平之战

趙雁伯編劇

上海文化出版社

前 記

“長平之戰”是戰國時代的最大戰役，秦趙兩國動員的軍隊，都在四十萬人以上，從公元前262年到260年，兩軍主力在長平堅持了三年，不分勝負。這次戰爭爆發的原因，由於秦國派兵攻打韓國，占了太行山要道，攻下野王郡。韓王將上黨郡割讓與秦國講和。上黨郡守馮亭召集軍民商議，不願降秦；但四野王郡已失，上黨與韓國本土隔斷，孤立無援。馮亭征得軍民同意，將上黨十七城地圖獻與趙國。

這時趙孝成王即位不久，自恃國富兵強，不納丞相藺相如之議，同意受降；又不派遣兵防守；以為自從澠池會後，趙國在軍事、外交兩方面均占秦國上風，不以秦為意。

秦國派大將王齕進攻上黨，馮亭堅守兩月，城中糧盡，率領軍民突圍奔趙。趙王此時才命廉頗領兵二十萬人赴援。兩國軍隊遂在長平展開大戰。廉頗用兵老成持重，認為秦兵遠來，利在速戰，堅壁固守，用持久性的戰略去消滅敵人的力量。秦國果

然疲憊不堪，正当趙國軍事有利之時，不幸趙王中了秦國反間計，听信了名將馬服君趙奢的兒子趙括的誇誇其談，用趙括代廉頗為將。趙括的母親因為趙奢死時，再三告誡，說“趙括紙上談兵，徒有虛名，不可為將。”此時見兒子挂了帥印，向趙王上書苦諫，趙王不听。秦國聞此消息，也另派白起到長平指揮軍事。

趙括到了前綫，更改廉頗號令，大舉進攻。白起採用迂迴的運動戰略，在正面佯敗；另外布置兩支奇兵，截斷趙軍歸路和糧道。趙括堅守四十六天，軍中絕糧。親自帶兵突圍，被秦軍射死。趙軍失了主將，全軍四十餘萬人皆降。白起將戰俘中年幼的二百四十人放回，其餘四十餘萬全數活埋。趙國因孝成王驕傲輕敵，又誤用理論不能聯繫實際的趙括為帥，錯誤行軍，几遭亡國之禍。從此以後，國勢日弱，後來仍被秦國所滅。

本劇採取歷史上這一事件來做主題是有積極意義的；初稿寫於1954年，由厲慧良同志帶至上海，準備排演，後因事未果。原稿為十六場，登場人物亦多，茲又重新修改，併為九場，盡量減少登場人物，場子較前略為集中，緊湊。但缺點仍多，希各地劇團在排演時，多提意見，以便繼續修改。

作者 1957.12.9

長平之戰

〔京 劇〕

第一場 仇 秦

時間：公元前 262 年。初夏。

地點：韓國上党城外。上場門是城門，城垣斜入天幕。時近黃昏，遠望郊野，夏麥將熟。

人物：上党百姓（八人，椎髻，短布衣褲，芒鞋）、馮亭（盔鎧、佩劍）、四長槍手、探子。

〔上党百姓正在修葺城牆，挖掘戰壕〕

百 姓：（幕內唱“石榴花”）

正孟夏南風大麥黃，
听布谷声声劝栽秧。
最可嘆錦綉山河、百孔千瘡，
說什麼“晉國天下莫強”。
鬧嚷嚷鐵馬金戈，
鬧嚷嚷鐵馬金戈，

名都大邑成榛莽，
頹垣破井，瘡痍滿目淒涼。
恨只恨嬴秦猖狂！
恨只恨嬴秦猖狂！
貪心不足蛇吞象，
气得俺熊熊怒火滿胸膛。

〔幕啓〕

百 姓：咳！

（唱“黃龍滾”）

遙望着殺氣飛揚，
遙望着殺氣飛揚。
看烽烟燒近太行，
為國家保衛封疆，
為國家保衛封疆。
誓同心死守上黨，
好男兒捐軀報國美名揚。
寧願玉碎不願降！
寧願玉碎不願降！
哪怕它猛將雄兵，
哪怕它猛將雄兵，
拚一死萬夫莫當。（城內戰鼓冬冬，眾人注意傾聽。）

百姓甲：列位。今天城里的戰鼓，為什麼一直沒

有个停的时候？

百姓乙：想是馮將軍在操練人馬。

百姓甲：不对！不对！操演時間早已過了。（又是一陣急鼓）你們听：現在越打越急了。

百姓丙：会不会是太行山的战事？

百姓丁：不会！不会！你怎么尽往坏处想。

百姓甲：你們看。馮將軍出城來了。

〔四長槍手、馮亭上。〕

馮 亭：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边城鼓角傳烽火，
夕陽如血照山河。
修葺城垣防战禍，

众 人：馮將軍。（行礼）

馮 亭：（接唱）众父老休得礼太多。

列位父老。秦國又來侵犯韓國，夏麥未熟，又要你們來挖壕筑城了。

众 人：捍衛國家，理当如此。

馮 亭：好！

百姓甲：馮將軍。近日我軍勝負如何？

馮 亭：頃接文报：白起進攻太行要道，我軍退守野王。

众 人：哼！怎么又是那个劊子手！

馮 亭：列位父老。你們也痛恨白起么？

百姓甲：馮將軍。想那白起連年出兵攻打我國，殺人如麻，焉有不恨之理！

百姓乙：可惜大王未向上党征兵。如有報國機會，我等赴湯蹈火，萬死不辭。

眾人：馮將軍。我等情愿披堅執銳，保衛社稷。

馮亭：好好好！列位報國有志，來日方長。天色將晚，回家去罷。

眾人：遵命。（欲行。幕後馬蹄聲。眾止步。）

〔探子搖鞭上〕

探子：報！白起占了太行要道。

馮亭：再探！

〔探子下，眾人吃驚〕

馮亭：且住！白起占了太行要道，野王必然難保！

〔探子再上〕

探子：報！野王守將開城投降！

馮亭：再……再探！

〔探子下，眾人更驚〕

馮亭：咳，不料太行要道，野王名城，次第失守。白起呀，白起！俺與你誓不兩立也！

眾人：馮將軍……

馮亭：列位不必驚惶。待本帥派人繞道去到京城，奏明大王，請旨出兵，收復野王。

〔探子三上〕

探 子：报！秦兵逼進京城。大王傳詔：將上党十七城献与秦國講和。

馮 亭：你在怎講？

〔众人作憤怒狀〕

探 子：大王有旨：命將軍率領上党軍民，归降秦國。（下）

馮 亭：气死俺也！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听此言不由俺七竅冒火，
我主爺怕秦兵过于懦弱。
为武將死沙場馬革尸裹，
豈学那降將軍献地求和。

众 人：（接唱）恨秦國如虎狼欺人太过，

四長槍手：（接唱）不愿做亡國民遭受折磨。

馮 亭：咳！尔等虽有忠义之心，怎奈秦兵截斷太行，朝廷主和，断然不肯發兵相助。上党孤軍无援，譬如以卵击石，难操勝算了。

众 人：我等誓死不降！

馮 亭：既然如此。本帅倒有一計，可退秦兵。

众 人：有何妙計？

馮 亭：自从六國背盟，縱約瓦解。我國与秦为鄰，屢被刀兵。目下六國兵力，只有趙、

秦兩國，勢均力敵。想韓、趙、魏三國，情如弟兄。本帥有心將上党地圖獻與趙王。秦國聞知，必然移兵伐趙，韓國之危可解；韓、趙合兵，如虎添翼，何愁秦兵不破；救亡圖存，在此一舉。不知列位意下如何？

众 人：愿与趙國，共御强秦。

馮 亭：事不宜迟，待本帥即刻進城修書。

众 人：送馮將軍。

馮 亭：小心防守。

众 人：（应声，分下）

第二場 談 兵

時間：距上場月余后。

地点：邯鄲金殿。設三席。中为御座。旁二席各設三座。

人物：四太監、趙孝成王（摆旗、黄蟒玉）、蔣相如（相貂、紅蟒玉）、廉頗（霸王盔、黄纓）、郭开（圓紗、綠蟒玉）、趙括（帅盔、白蟒玉）、乐乘（盔、雜色纓）、龐煖（盔、雜色纓）、平原君（龍箭、披風）。

〔四太監、趙王上。〕

趙 王：（念“引”）國富兵强。

得上党，拓土开疆。（坐）

〔蘭相如、趙括、郭开、廉頗、乐乘、龐煖左右分上，朝拜〕

同 声：参見大王。

趙 王：平身。賜坐。

同 声：謝恩。（入座。蘭相如、趙括、郭开坐左席。廉頗、乐乘、龐煖坐右席。）

趙 王：众卿。孤王托祖宗之福，得了上党十七城。已命王叔平原君趙勝前往受地。今日祭告天地宗庙，特在金殿賜宴同乐。內侍！（太監应）斟酒侍候。

同 声：恭喜大王！賀喜大王！（同飲）

趙 王：哈哈！

（唱“西皮散板”）

馮亭怀德献上党，
錦上添花喜洋洋。
但愿列國齐扫蕩，
席卷六合并八荒。

蘭相如：咳！

趙 括：蘭丞相。馮亭献地，國家之福。今日君臣同乐，我公一人不欢，是何理也？

蘭相如：趙將軍。豈不聞“人无远慮，必有近憂”。

趙 括：何憂之有？

趙 王：是呀！我國謀士如云，猛將如雨，威震关

东，何憂之有？

蘭相如：大王。大敌当前，如何不憂。

郭 开：老丞相。哪里來的大敌呀？

趙 王：哪里來的大敌呀？

蘭相如：咳！

（唱）安不忘危方为上，
强鄰虎視在一旁。
那秦國豈能忘上党，
怕只怕……

趙 王：怕些什么？

蘭相如：（唱）城門失火，要把池魚殃。

趙 括：（不以为然）嘿！

郭 开：（一旁嗤笑）

趙 王：蘭丞相。自从先王澠池会后，秦國將王孫異人為質邯鄲，不敢加兵趙國，你忒地胆小了。

蘭相如：（唱）那秦國陰謀毒計广，
兩國世仇豈能忘。
質王孫明為講和暗欺誑，
无非是攻弱暫避强。

趙 王：对呀。孤王此舉，正是为了救援韓國。

蘭相如：大王在救韓國？

趙 王：救韓國。

藺相如：嘿嘿！

(唱) 救韓國就該還上党，
效法那齊桓、晉文救鄰邦。

趙王：(搖首)

藺相如：(唱) 再不然聯合六國把秦抗，
派兵遣將早提防。

趙王：丞相。你太過慮了。

趙括：藺相如。你當年澠池會上的威風哪里去了？

藺相如：趙將軍。非是相如胆怯。趙秦世仇，開罪強敵，豈容輕視。

趙括：(冷笑) 豈不聞“強弩之末，不能穿魯縞”。秦國連年用兵，元氣損傷；我國安定多年，物阜民豐，將勇兵強。秦兵不來則罷；倘若自不量力，依趙括看來，如秋風之掃落葉耳！

廉頗：住了！

(唱) 趙將軍錯把話來講。
驕傲輕敵取敗亡。
藺丞相憂國言非妄，
勸大王速派重兵守邊疆。

趙王：(唱) 孤已派五萬雄兵守上党，
老將軍寬懷飲涼漿。

廉 頗：(唱) 五万人馬能把秦抗，
大王還須細思量。

趙 王：老將軍不必多言，請！(舉杯)

郭 开：(向趙括) 趙將軍。你看又是一個怕秦國的。正所謂：“黃河後浪催前浪，一代陳來一代新”。(低聲) 老了。就不中用了！

廉 頗：郭开大夫。你在怎講？

郭 开：哦！不是的。我是說：老……老將軍你太老成持重了！

頗 廉：哼！

趙 王：眾卿不必爭論。今日滿朝文武在此，應否派遣重兵，當殿議來。

藺相如：大王既受馮亭之降，必然開罪秦國。有備無患，方策萬全。以臣看來，速發大兵防守為上。

廉 頗：大王。想那秦國挾屢勝之威，占太行，拔野王，上黨孤立無援，好比籠中之鳥，網內之魚，志在必得。如今一旦為趙國所有，秦國豈能甘心，必然挾忿來攻；再不增兵防守，臣料上黨難保。

趙 王：如此說來，發兵為是。

藺相如：發兵為是。

郭 开：大王。秦兵未出，聚眾興師，豈不勞民傷

財！

趙王：不錯。不錯。

乐乘：大王。秦國辛勤耕种，趙國不勞而獲。

龐煖：如今勢成騎虎，欲罷不能。

乐乘：用兵之道，

龐煖：先發制人。

乐乘：藺丞相老謀深算，

龐煖：廉老將軍料敌如神，

乐乘：不可不听。

趙王：乐將軍，龐將軍。你們也主張發兵？

乐乘：未雨綢繆，

龐煖：發兵为妙。

藺相如：大王。發兵为妙呀！

趙王：这个……

郭开：大王。无故兴师，耗費錢粮，妨害耕种，不宜發兵！

趙王：这个……

趙括：（冷笑）

趙王：趙將軍。你为何發笑？

趙括：（离位）大王。臣笑的是袞袞諸公，枉讀韜略，提起秦國，談虎色变，真乃庸人自擾也！

廉頗等：嘿！

趙 括：（唱“流水”）

常言道：將在謀來不在勇，
兵家变化妙无窮。
拘泥不化有何用，
虛虛實實要交通。
藺丞相當年誇智勇，
出將入相稱英雄；
老將軍赫赫威名人傳誦，
東砍西殺，南征北剿，立下了多少汗
馬功；
樂將軍奇才人敬重，
誰不稱“樂家將”難弟與難兄；
龐將軍年邁萬夫勇，
勇冠三軍氣概雄；
秦兵未出先驚恐，
長他人志氣，滅自己威風。
兵來將擋何須恐，
為大將成竹在胸中。

廉 頗：哼！（高位）

（唱“散板”）

趙將軍枉自你將門將種，
全不學馬服君禮讓謙恭。

藺相如：（高位。接唱）滿招損謙受益空談何用，

三人行有我師擇善而從。

乐 乘：(离位。接唱)可惜你讀兵書不切實用，

龐 煖：(离位。接唱)軍旅事豈容你議論生風。

趙 括：哼！

(唱)念列公是父執平素敬重，

休仗那老前輩妄自稱尊。

向大王先告罪恕臣賣弄，(礼)

談兵法要列公甘拜下風！

趙 王：好！趙將軍。你且講來。

趙 括：領旨。——列公。方才責備趙括少年浮躁，不該班門弄斧。請問列公胸中韜略，比先君趙奢如何？

藺相如等：这个……

廉 頗：唉！行兵布陣，各有所長，豈可一概而論。

趙 括：廉老將軍。說什麼“行兵布陣，各有所長”。八年前，秦國伐韓，兵圍閼與。韓國前來告急。藺公枉為當朝首相，束手無策；龐老將軍足智多謀，一籌莫展；先王向廉老將軍問計，老將軍認為“道遠險狹，難以相救”。先王又向乐將軍求計，乐將軍與廉公之言，一般模樣。後來，先王問及先君趙奢。先君對曰“道遠險狹，何足為慮。譬如兩鼠斗于穴中，將勇者

勝。”先王命先君趙奢將兵前往，關與一戰，大破秦兵。由此觀之，大王……

趙王： 怎样？

趙括： 列公的韜略就不及先君趙奢了！

趙王： (点首)

郭开： 哈哈！

廉頗： 唉！馬服君一代名將，你有何德能，焉能相比！

趙括： 廉老將軍你太小視趙括了！

(唱“二六”)

列公太把人輕藐，
把趙括当作小兒曹。
幼習弓馬，百步穿楊巧，
隨父征戰立功勞。
不幸先君亡故了，
子襲父職爵祿高。
家學淵源誰不曉，
熟諳三略與六韜。
行軍布陣誇神妙，
論談兵，先君也要讓我高。
施一禮趙括不恭了，(略為拱手)
言辭魯莽望恕饒。

廉頗： 好好好！既然如此。老夫倒要來請教，請